

语音历史探索

——曾晓渝自选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目 录

《西儒耳目资》声韵系统研究 / 1
《西儒耳目资》的调值拟测 / 45
论《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及明代官话的标准音 / 58
“《中原雅音》就是《中州音韵》” 质疑 / 75
重庆方言里古入声字的读音 / 84
荔波汉语水语现代音系的年龄差异 / 93
也谈平话的方言地位 ——兼论方言分区的有关原则问题 / 107
见母的上古音值 / 123
论水语声母 s- > h- 的历史音变 / 146
也谈水语全浊声母 ^m b-、 ⁿ d- 的来源 / 162
高田壮语的声调演变 / 175
论高田壮语 k - 音节的特殊性 / 190
从妙齐提碑文溯缅甸语声调之源 / 201
汉语水语复音形容词的历史比较研究 / 219

中国水族语言里的汉字音 / 231
汉语水语的同源词 / 250
论壮傣、侗水语里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 ——兼侗台语汉语接触及语源关系的思考 / 268
汉藏语言关系与关系词分层法 / 287

后记 / 305

《西儒耳目资》声韵系统研究*

提要 本文全面分析研究了《西儒耳目资》里用罗马字母描写的 20 个“同鸣字父”和 50 个“自鸣字母”，从而整理出书中所记录的明代末年汉语官话的声韵系统，其主要特点是：声母 21 个，有尖团音对立，尚无腭化音 [T] 组声母；韵母 45 个，无入声韵，鼻音 -m 尾已经并入 -n 之中；[u n]（官、贯）与 [uan]（关、惯）仍保持对立。

零 引言

《西儒耳目资》成书于明代天启六年（1626 年），作者是明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此书是为当时在中国的

*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为“西儒耳目资 音系研究”（1989），各章内容随后分作三篇论文先后发表，本文是其中的一篇。谨此向恩师刘又辛先生、林序达先生致以深挚的感谢！并向在写作过程给予我热情指教的鲁国尧先生、尹斌庸先生致以由衷的敬意和谢意！转瞬 15 年过去了，林序达先生、尹斌庸先生已先后逝世，如今在整理此文之时，对他们不胜感念！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 - 1628），关于他的国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金尼阁为法兰西人，持这种观点的有徐宗泽《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1947），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1985），《辞海》（1979）；另一种说金尼阁为比利时人，参见《利玛窦中国札记》（1983），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1969），《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1980）。

西方传教士——西儒们所作的一部学习汉语汉字的手册。全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译引首谱”，这是关于汉语音韵的总论部分，其中有各种图表（有的相当于韵图）和对各图表的详细解说；第二部分“列音韵谱”，这主要是一个按韵排列的同音字表，便于据音查字；第三部分“列边正谱”，是一个按部首笔画排列的字表，便于据字形查字。

《西儒耳目资》用罗马字母完整系统地记录了明末官话音系，因其音素化的记音，所以虽说不是传统的音韵学著作，然而它的音韵学价值相当重要，是我们研究明末汉语实际音值的最好的材料之一。可是，由于罗马字母毕竟不是国际音标，加之作者的“十六世纪意大利语拼写法”以及对汉语语音的认识未必恰当，因此，要通过《西儒耳目资》了解时代语音，还需要进行认真研究。过去，曾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但各家分歧较大，我们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求通过《西儒耳目资》，客观地反映出三百多年前汉语官话声母、韵母系统的面貌，为近代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便于大家借鉴参考的资料。

本文着重讨论《西儒耳目资》的声母、韵母系统（声调系统另有专文讨论）。在《西儒耳目资》中，作者金尼阁把声母称作“同鸣字父”，把韵母称作“自鸣字母”，因此，为讨论方便，下文中的“字父”、“字母”一般分别指《西儒耳目资》中的声母和韵母。

一 《西儒耳目资》的声母系统

我们从后一种说法。

此据杨福绵的说法（Fu-mian Yang 1986）。

参见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1930），陆志韦《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1948），李新魁《记表现山西方音的西儒耳目资》（1982）。

在《西儒耳目资》中，作者金尼阁把声母称作“同鸣字父”，他解释道：“喉舌之间，若有他物厄之，不能尽吐，如口吃者期期之状，曰同鸣。”（上册第120页）

金尼阁在书中一共列出20个“同鸣字父”，并分别用音标符号和汉字表示：

则 ‘ 测 ch 者 ‘ ch 揞 k 格 ‘ k 克
p 百 ‘ p 魄 t 德 ‘ t 忒 j 日 v 物
f 弗 额 l 勒 m 麦 n 搦 s 色
x 石 h 黑

其中左上方加有“‘”符号的，金尼阁称为“重音”，其余的叫“轻音”。所谓“重音”，金尼阁说是“自喉内强吹气至口之外也”（上册第132页）。实际上，“重音”就是送气的塞音、塞擦音。不过，金尼阁把“h黑”也归在“重音”内，把这个擦音与送气塞音、塞擦音混同了。

下面，我们对这20个“同鸣字父”分类加以分析。

1.1 ch 者、ch 揞、j 日、x 石

在《西儒耳目资》的“音韵经纬全局”（笔者按：即声韵调配合总表）中，“ch 者”声母字有67个，“‘ch 揞”声母字84个，“j 日”声母字37个，“x 石”声母字78个。它们与中古《切韵》音系和现代普通话的比较情况如下表：

中古音	金氏字父	普通话声母	字 数	备 注
知、庄、章 澄(仄)、崇(仄)	ch 者	t	64	约占96%

本文所依据的《西儒耳目资》是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分上、中、下三册，共918页。

统计时，我们同时参照了《西儒耳目资》“列音韵谱”（即同音字表）中的收字情况，排除了错排字和个别易混的多音字，后同。

禅	ch 者	t 、 t h	2	沟、捶
从	ch 者	ts	1	樊
彻、初、昌 澄(平)、崇(平)	‘ ch 揞	t h	76	占90%
禅	‘ ch 揞	t h	3	酬、禅、蝉
船	‘ ch 揞	t h	1	船
晓	‘ ch 揞		1	蓄
生	‘ ch 揞	t h	1	产
章	‘ ch 揞	t h	1	輶
书	‘ ch 揞	t h	1	春
生、书、船、禅	x 石		75	占96%
禅	x 石	(y)	1	慵
禅	x 石	t h	1	纯
心	x 石	s	1	悞
日	j 日		35	占95%
以	j 日		1	锐
疑	j 日		1	阮

（表一）

以上统计表为我们提供了几条信息：

第一，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在金氏音系中已经混同，其中知、庄、章三母合为“ch”，彻、初、昌三母合为“‘ch”。这与《中原音韵》不同，《中原音韵》的小韵大致是知二、庄为一类，知三、章为一类。由此可见，《西儒耳目资》所反映的明末官话音系语音进一步发展了，知、庄、章三组声母合而为一。

第二，中古全浊声母澄、崇已经清声化，演变规律为平声归送气的“‘ch”，仄声归不送气“ch”。

第三，中古全浊声母生、书和全清声母船、禅在金氏音系中已基本合为“x”。不过也有例外，具体为：

中古音	金氏字母	普通话声母	字数	备 注
船	x 石		6	占 85%
	‘ ch 擗	t h	1	船
禅	x 石		16	占 76%
	ch 者	t 、 t h	2	灼、捶
	‘ ch 擗	t h	3	酬、禅、蝉

（表二）

上表中的“例外”字今普通话与金氏音系的归派基本一致。

第四，金氏的“j 日”声母字有 95%来自中古的日母，而所有金氏“j 日”母字在今普通话中都读作[]声母字。

1.1.1 “ch、‘ch、x、j”四个声母的音值构拟

关于金氏“ch、‘ch、x、j”四个声母的音值，前辈学者的分歧较大，他们各自的构拟结果是：

金尼阁	ch 者	‘ ch 擗	x 石	j 日
罗常培	t	t h		
陆志韦	t (i)	t h(i)	(i)	
	t	t h		
李新魁	t	t h		

（表三）

到底哪一种构拟更为合理一些呢？

在整理金氏韵母系统的时候，我们发现属于中古三等、在《中

原音韵》中仍保留着-i-介音的字，到金氏时已有相当一部分失去了-i-介音。在《西儒耳目资》的“音韵经纬全局”中，属这类失去-i-介音的字一共有 134 个，其中 124 个为“ch、‘ch、x、j”四母字。这也就是说，从《中原音韵》到《西儒耳目资》，失去-i-介音的有 92%为中古知、庄、章、日系字。这种现象我们设想是由声母造成的。从音理上分析，可能这几个声母的实际读音不易与-i-拼合。这样，如果将金氏的“ch、‘ch、x、j”拟作易于与[i]相拼的[t]、[t h]、[]、[]等，似不够妥当。

另一方面，在《西儒耳目资》中，“ch、‘ch、x、j”几母有的仍然可以与齐齿呼韵母相拼，比如：

中古音	《中原音韵》韵 母	金 氏 字母	金氏字母	普通话韵 母	例 字
知三、章组	庚青二 i	ch、‘ch、x	im	n、	贞逞胜
知三、章组、日	真文二 i n	ch、‘ch、x、j	in	n	真陈申忍
书	侵寻二 i m	x	in	n	沈
书	尤侯二 i u	x	ieu	u	收首兽
知三、章组	先天— in	ch、‘ch	ien	n	展
彻三、节、日	廉纤 im	ch、x、j	ien	n	闪谄
知三、章组	齐微— i	ch、‘ch	i		知耻

（表四）

由于以上现象，陆志韦先生将金氏的“ch、‘ch、x”拟为两套音码 t 、 t h、（拼 i）和 t 、 t h、。他说：“金氏的者 ch、擗‘ch、石 x，在 i 之前作 t 等，在别的元音之前作 t 等，正像《国语罗马字》的‘j、ch、sh’，我们断不可以把他的‘chi’拟成 t i。”陆先生还

中古音据丁声树、李荣合编的《中古字音对照手册》（中华书局，1982 年），《中原音韵》音系拟音据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年），后同。

说：“直至《西儒耳目资》、《五方元音》，照跟知都分得十分清楚。那时候的知又清清楚楚地是 t i，不是 t i，更不是 i。知的卷舌化至多只能有三百年的历史。（……我不知道汉语何以能有 +i 或是 t +i 那样的怪音……）”（陆志韦 1985，第 14 页）

我们认为陆先生的说法值得商榷，以下分几点讨论：

（1）将“ch、‘ch、x”分为[t]等和[t]等两套声母，这不太符合音位理论原则。“在 i 之前作 t 等，在别的元音之前作 t 等”，照此说，t 和 t 出现的语音条件是互补的。音位原理告诉我们，彼此相似并处于互补关系中的音素，如果它们不起区别词的语音形式的作用，就可以归纳为一个音位。金氏的“ch、‘ch、x”既与 i 相拼，也与别的元音相拼，符号上没有区别，可见，即使 i 之前的“ch、‘ch、x”与非 i 前的“ch、‘ch、x”有一点差别，也不形成对立关系，而仅仅是处于互补关系中的两个彼此很相似的音素，归同一音位。另外，陆先生说，直到《西儒耳目资》“照跟知都分别得十分清楚”，但事实上，金氏音系中的知、庄、章系声母是无法辨别的，比如同一个“ch”或“‘ch”声母字中，普遍包含了中古知组和照组声母字，而且既与洪音也与细音相拼，由此看，如果将“ch、‘ch、x”组声母一分为二，缺乏事实根据。

（2）陆先生认为汉语不可能有 t +i 这样的怪音，所以拟出一套在 i 之前的 t 、t h、。我们认为，作为音位变体，金氏的“ch、‘ch、x”由于受介音-i-的影响，会产生类似于 t 、t h、这样的音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在-i-之前就是音位 t 、t h、而不是 t 、t h、，那么，金氏音系就不会反映出当时中古三等韵字-i-脱落的现象，因为 t 、t h、一般是不会导致-i-的大量脱落的。这里我们将金氏“ch、‘ch、x、j”声母字的-i-介音消存情况展示如下：

《中原音韵》韵母	金氏韵母	普通话韵母	备 注
----------	------	-------	-----

家麻二 i			金氏音系中-i-消失了，下同。
车遮一 i			
鱼模二 iu	ou	u	
江阳 i	m		
萧豪三 iu	o	u	
尤侯二 iu	eu	u	
庚青二 i	em		
廉纤 im	en	n	
先天一 in	en	n	
车遮二 i	ue	uo	
东钟 iu	um	o	
真文四 iun	un	u n	
先天二 iun	uen	u n	
庚青二 i	im		保留-i-的，下同。
尤侯二 iu	ieü	n	
先天一 in	ien	n	
廉纤 im	ien	n	
真文二 in	in	n	
侵寻二 im	in	n	

（表五）

根据上表《中原音韵》时仍完整保存-i-的各韵，在金氏音系中与“ch、‘ch、x、j”几母拼合时，绝大多数已失去-i-。而且，那几个仅存的、能与“ch、‘ch、x、j”相拼的韵母 im、ieü、ien、in，其中已显露出-i-脱落的迹象，比如：

《中原音韵》韵母	金氏字父	“音韵经纬全局”中的例字
尤侯二 i u	ieu[i u]	收、首
	eu[u]	收、首
先天— i n	ien[i n]	战、善
	en[n]	战、善
廉纤 i m	ien[i n]	闪
	en[n]	闪

（表六）

我们设想，造成-i脱落的原因很可能是：“ch、‘ch、x、j”几个声母的音值分别为卷舌音[t ʃ]、[t hʃ]、[ʃ]、[ʃ]。可是，这就意味着我们承认汉语曾有 t +i 这样的音节形式，陆先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的确，发[t i-]音节不是那么方便，但一种语言的音位系统并不是由方便易发来决定的，而完全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集团的语言习惯，这种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集中体现了语音的本质属性——社会性。社会性的语音规则与自然定律不是一回事。因此，明代汉语官话中 t +i 这样的“怪音”是有可能存在的。当然，语音有其物理属性和生理属性，人类语音的发展演变始终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自然调整，以便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正因为如此，金氏音系中“ch、‘ch、x、j”声母字的-i才处于消失过程中，以至发展到今天的普通话音系，t 、‘t 、 、 几个声母只与开口呼、合口呼韵母相拼了。更有说服力的是，我们从现代汉语方言中找到了 t +j “怪音”的实例：

例 字	今广大埔话	中古音地位
-----	-------	-------

参见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 156 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 年。
 所引用的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原书中大埔话的调类用传统的圈角符号表示，因打印关系这里改用序数表示调类。

沉	t him ²	知组澄母，深开三侵韵
深	t him ¹	章组书母，深开三侵韵
汗	t ip ⁷	章母，深开三缉韵
陈	t hin ²	知组澄母，臻开三真韵
真	t in ¹	章母，臻开三真韵
失	it ⁷	章组书母，臻开三质韵

（表七）

这些实例，支持了我们关于明代官话中可能存在 t +i 这种语音形式的推测。

（3）陆先生还谈到：“那时候的知又清清楚楚地是 t i ,不是 t i ,更不是 i。知的卷舌化至多只能有三百年的历史。”“知”的卷舌化历史究竟有多长？明末学者方以智（1611 - 1671）在《切韵声原》中对“知”字作了仔细地审音，他描述道：“细则‘知’以舌卷舐中腭……舌不抵齿。”（《通雅》卷五十）显然，在方以智时代，“知”读作卷舌音。从方以智的《通雅》（刊行于 1641 年）到陆志韦先生的《古音说略》（1943 年），相距时间已超过三百年，因此，应该说“知”的卷舌化至少有三百年或更长的历史。另外，《通雅》与《西儒耳目资》基本同时代，前者的“知”为卷舌声母，后者也可能同为卷舌音。金尼阁把“知”注音为“chi”，韵母是 i。金氏书中的“i”与今普通话的[i]、[ʃ]两个韵母对应。虽然金氏只用了“i”一个符号，但他已经察觉出“知”的韵母“i”其音值不同于“衣 i”。他说：“元母之三衣 i 用不用（甚、次、中）未详，盖风气不同。有为甚，亦有为次，如‘知、纸’之类，但忒细易乱，故从便寻之用。一甚之中俱包之，未敢细别，余心未安故耳。”（上册第 154—155 页）。金尼阁

引文中此处的“甚、次、中”承前省。“甚、次、中”是金尼阁关于韵母分类的特殊用语，本文将在后面第二部分详细讨论。

明显感到了“知、纸”之类的韵母与“衣i”不同，但因拿不准不敢细分，所以包括在“元母之三衣i”之中。由于西方语言中无[]音，许多西方来华传教士对“知、纸”的韵母记法都多少有些困惑，不只是金尼阁一人。比如近代来华传教士们的相关记音如下：

	“衣”的韵母	“知、纸”的韵母
J.Edkins	i	
T.F.Wade	i	ih
C.W.Mateer	i	i
四川传教师	i	e
A.Vissiere	i	e
F.lessing	i	i

(表八)

从以上选用字母的情况看，“衣”的韵母传教士们统一地用“i”，而“知、纸”的韵母却各不相同，由此可得出两点：(1)从明代开始，“衣i”韵母与“知、纸”的韵母确实有差异；(2)尽管传教士们对“知、纸”韵母的标音符号不同，但可以设想其音值大致同[]。西方语言中有[i]却无[]音，传教士们凭自己的语音感觉，统一用“i”记他们母语里存在的“衣”的韵母，而用了一些与[]音相近的元音符号来记他们比较生疏的“知、纸”的韵母，这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我们认为金氏“知、纸”一类的音值应是[t]而不是[t i]。

综上所述，由于中古知、照、日系字的-i在金氏音系中大量消失，所以来自中古知、照、日系的金氏“ch、‘ch、x、j”几个声母就不宜拟作不易促使-i脱落的、像罗常培先生所拟的[t]、[t h]、[]、[]；又因为“ch、‘ch、x”在分别与-i和无-i韵母相拼时可能产生

引自罗常培《国音字母演进史》(商务印馆，1924年)的附表二。

条件变体而并未分化为两套音位，所以，陆先生所拟的两套音[t]、[t h]、[]和[t]、[t h]、[]欠妥。鉴于第一，卷舌声母容易导致-i的脱落，而且现代汉语方言有t i-这样的语音形式；第二,金尼阁指出“知、纸”一类字的韵母不同于元音“衣i”；第三，史料《通雅》描述明末“知”为卷舌音；第四，今普通话及北方方言的[t]、[t h]、[]、[]正好与金氏的“ch、‘ch、x、j”四声母相对应，因此，我们的拟测结果为：“ch者”[t]，“‘ch 摺”[t h]，“x 石”[]，“j 日”[]。

1.1.2 卷舌声母字的韵母演变的相关问题

在这一节末尾，我们再谈谈在整理金氏“ch、‘ch、j、x”几个声母字时所想到的卷舌声母字韵母发展演变的相关问题。

我们注意到，金氏音系中保持[t i-]等形式的绝大部分是鼻音尾字，阴声韵虽有[t i-]等单节字，但都重出于相应的[t -]等音节中，例如(下表中全是中古三等字)：

金氏注音	“列音韵谱”中的收字	备 注
xieu	收首手守受绶兽狩授售	完全重出
xeu	收首手守受绶兽狩授售	
chien	𪔐旃𪔐𪔐.....	完全重出
chen	𪔐旃𪔐𪔐.....	
‘chien	焯焯𪔐𪔐𪔐.....	完全重出
‘chen	焯焯𪔐𪔐𪔐.....	
jen	然燃髯蚰染.....	
chin	真振甄镇臻榛.....	
‘chin	𪔐琛𪔐𪔐𪔐.....	

我们的拟测结果与李新魁先生一致(李新魁 1982)，只是李先生没有对此详加阐述。

xin	申呻伸身.....	
jin	人仍妊任.....	
chim	贞征正微.....	
‘ chim	称蛭侦.....	
xim	升声胜绳盛.....	
jem	茆茆扔	

（表九）

有趣的是，今广东大博话保持[t i-]形式的也大多为鼻音尾字，于是我们推断：中古知、照系三等字的-i-可能首先在阴声韵中脱落，然后才在阳声韵中脱落，而阳声韵中以 i 为主要元音的音节似乎保持时间最长。另外，在统计中我们还注意到，“ch、‘ch、x、j”四个声母字的-i-的消失也是参差不齐的，我们用下表加以说明（“√”表示有拼合关系）：

	ieu	ien	im	in
ch 者		√	√	√
‘ch 摺		√	√	√
x 石	√	√	√	√
j 日				√

由此我们联想到：“j 日”声母的-j-可能最先完成脱落，其次是“ch 者、‘ch 摺”，最后是“x 石”。

1.2 则、jɿ测、s 色

《西儒耳目资》的“音韵经纬全局”中，“则”声母字有 70 个，“‘测”声母字 91 个，“s 色”声母字 93 个，它们与中古音及普通话的比较如下：

中古音	金氏字母	普通话声母	字数	备 注
精、从（仄）	则	ts/t （-i-）	65	占 93%
从（仄）	则	tsh	1	率
庄	则	t	1	栳
澄（仄）	则	t	1	宅
清	则	t （y）	1	疽
邪	则	t （-i-）	1	炆
清、从（平）	‘测	tsh/t h （-i-）	85	占 94%
初、崇（平）	‘测	t	3	愁菽磳
初	‘测	t /	1	栅
精	‘测	tsh	1	挫
精	‘测	t （-y-）	1	俊
心、邪	s 色	s/ （-i-）	89	占 95%
生	s 色	、s	4	数生搜森

（表十）

根据上表，我们得出以下几点：

（1）金氏的“则”声母字基来来自中古精、从（仄）母字；“‘测”基本来自清、从（平）母字；“s 色”基本来自心、邪母字。中古全浊的从母字已按“平送仄不送”的规律清音化了。

（2）与今普通话对照，金氏“、‘、s”三声母与-i-相拼的字，现已分别腭化为[t]、[t ‘]、[]声母字了，其他的则读作[ts]、[tsh]、[s]。可见，金氏音系还保持着尖音，即来自中古精、清、从、心、邪的“、‘、s”几个声母还没有因-i-而腭化。

（3）金氏“、‘、s”三个声母的拟音，参考中古“精、清、从、心、邪”的各家所拟音值及今普通话对应音，当分别构拟为舌尖前音[ts]、[tsh]、[s]。

1.3 k 格、k 克、h 黑

《西儒耳目资》“音韵经纬全局”中“k、‘k、h”三个声母的例字数量分别为 106、107、104 个，它们与中古和现代音的比较情况是：

中古音	金氏字母	普通话声母	字数	备注
见、群（仄）	k 格	k / t （-i-）	105	占 99%
章	k 格	t	1	茁
溪、群（平）	‘k 克	kh / t h （-i-）	107	占 100%
晓、匣	h 黑	x/ （-i-）	104	占 100%

（表十一）

金氏“k、‘k、h”三个字母的中古来源十分整齐，“k”源于见、群（仄）“‘k”源于溪、群（平）“h”源于晓、匣，由此可知中古全浊声母群、匣在金氏音系中已经归同于相应的清声母。参考中古音及现代普通话音，我们拟这三个声母“k、‘k、h”的音值分别为[k]、[kh]、[x]。

与前一节金氏声母“、‘、s”的情形相仿，“k、‘k、h”也直接可以与-i-相拼，还没有发生腭化，可知金氏音系中还保持着尖团音。赵荫棠先生曾指出：“注音符号ㄐㄑㄒ（按：即 t、t h、、）四母之成立，我以为远在元朝。”但根据金氏注音所反映的明末官话中还保持着尖音、团音区别的语言事实，我们认为汉民族共同语音系中的[t]、[t h]、[]几个声母产生的年代不大可能在元代，而是在明代或以后才演变而成的。

1.4 p 百、p 魄、m 麦、f 弗

《西儒耳目资》“音韵经纬全局”中的“p、‘p、m、f”四个声

赵荫棠：《等韵源流》，第 258 页，商务印书馆，1958 年。

母字的统计比较情况是：

中古音	金氏字母	普通话声母	字数	备注
帮、并（仄）	p 百	p	51	占 98%
非	P 百	p	1	不
滂、并（平）	‘p 魄	ph	56	占 95%
并（仄）	‘p 魄	ph	2	仆鵠
帮	‘p 魄	ph	1	𪛗
敷	‘p 魄	ph	1	捧
明	m 麦	m	63	占 100%
非、敷、奉	f 弗	f	32	占 100%

（表十二）

上表显示，这组唇音声母的发展演变脉络十分清楚，我们将金氏的这四个声母分别拟作[p]、[ph]、[m]、[f]。

1.5 t 德、t 忒、n 掇、l 勒

《西儒耳目资》“音韵经纬全局”中的“t、‘t、n、l”四个声母字的统计如下：

中古音	金氏字母	普通话声母	字数	备注
端、定（仄）	t 德	t	58	占 98%
知	t 德	t	1	爹
透、定（平）	‘t 忒	th	65	约占 97%
定（上声）	‘t 忒	th	2	窈窕
泥	n 掇	n	64	占 91%
疑	n 掇	n	3	𪛗逆虐
疑	n 掇		1	诣

日	n 擗		2	刍
来	l 勒	l	67	占 100%

（表十三）

显然，我们有充分理由将金尼阁的“t、‘t、n、l”四个声母分别拟为[t]、[tʰ] [n]、[l]。

另外，有一种理由值得一提，见下表：

中古韵等	《中原音韵》韵母	金氏注音	今普通话	备 注
諄三	真文四 iu n	liun	lu n	沦
仙、猕三	先天二 iu n	liuen	lu n	挛 脍

（表十四）

这表明，从中古到现代，失落-i-的不仅是知、庄、章声母字，还有一些来母字。这些来母字失落-i-的原因，大概是由于类化，因为与之同声符的“论”及“奎、鸾、峦、栾”等字都是-i-的中古一等韵字。

1.6 v 物

《西儒耳目资》“音韵经纬全局”中“v 物”声母字一共有 19 个，它们与古今音的对应情况是：

中古音	金氏字父	普通话声母	字 数	备 注
微	v 物	(w)	17	约占 90%
疑	v 物	(w)	1	外
影	v 物	(w)	1	汪

（表十五）

罗常培、李新魁先生将“v 物”拟音为[v]，陆志韦先生则拟作[w]。陆先生说：“有人不明白拉丁‘v’的意义，把金氏的‘v’真的当作

v，这可不大通了。这‘v’是相当于 f、v 的半元音的辅音，是半唇半齿的。……《早梅诗》还是把‘无’跟‘一’的阳调分列，就是这‘w’跟影母。到了《五方元音》，把‘乌（影）无（微）五（疑）雾（微）’派为四声，这才合乎今音。”（陆志韦 1948）

我们同意罗、李二先生的构拟结果，认为“v 物”的音值当为[v]。主要理由是：第一，金氏“v 物”声母字基本来源于中古微母字。据统计，“音韵经纬全局”中共 19 个“v”母字，其中 17 个中古微母字；而零声母字共 107 个，只有 3 个中古微母字，可见金氏“v”母与中古微母一脉相承，零声母字则不然。如果拟“v 物”声母的音值为[w]，那么就很难与零声母字中的合中呼字相区别；而拟作[v]，既与零声母字区别开来，又体现了其古音来源。第二，明末清初反映官话音系的书，大多保持着中古“微”声母的独立地位。比如李登《书文音义便考私编》（1586）、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1606）、桑绍良《青郊杂著》（1611）、方以智《切韵声原》（1641）、赵绍箕《拙菴韵悟》（1674）等等。第三，金氏“v 物”声母字今北京话往往[v]或零声母两读，虽然北京话的这种两读现象还表现在其他零声母字中，但就我们构拟金氏“v 物”的[v]音值而言，是可以作为佐证的。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金氏“v 物”声母已有向零声母[u]演变的兆头。在“音韵经纬全局”中，“微、尾、未”（中古微母字）三字归在“自鸣之字”（按：即零声母字）中，但注音有两种“vi”和“ui”；另外，归入“v 物”声母的“外（疑母）、汪（影母）”也有两种注音，声母为[v]/[]，如下表：

今北京话零声母口呼字[v-]/[u-]的两读现象，现在学者们倾向于用声母系统内部的格局谐调——擦音 f 与 v 的清浊平衡来解释。我们想，是否还可以认为因近代微母字向零声母字演变过程中[v-]/[u-]两读导致非微母零声母合口字的类化，进而造成现代北京话合口呼零声母字较普遍的[v-]/[u-] 作为自由变体的两读现象。

中古音	例 字	金氏注音	金氏归类
微	微、尾、未	vi/ui	“自鸣之字”(即零声母字)
影	汪	v m/u m	“v 物”声母
疑	外	v i/u i	同上

(表十六)

这种现象告诉我们，虽然从整个音系看，金氏“v 物”声母字与“自鸣之字”(零声母字)是相对立的，但已有个别字混淆了它们的界限，这表明从明末或更早，中古微母的独立地位已开始动摇，直至发展为现代普通话的格局。

1.7 额

《西儒耳目资》“音韵经纬全局”中的“额”声母字一共有 34 个，它们与中古及现代音的比较如下：

中古音	金氏字父	普通话声母	字 数	备 注
疑	额		15	占 44%
影	额		17	占 50%
喻三	额		2	占 6%

(表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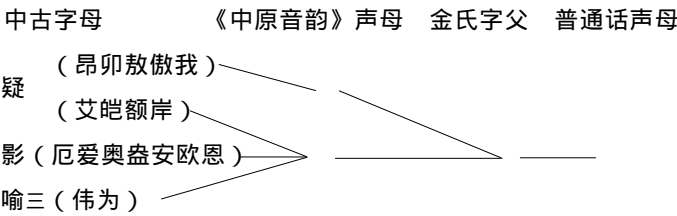
从上表看，金氏的“额”声母字多数来自中古影母，其次才是疑母。这是否意味着明末时期中古疑母已经与零声母字混同了呢？据我们统计，“音韵经纬全局”中，零声母字（即金氏所谓“自鸣之字”）共有 107 个，其中除 8 个较特殊的字之外（棵，溪母；微、尾、未，微母；而、尔、二，日母；歪，晓母），其余的全来自影、喻三、疑母，三者字数大体相当，影母稍多一点儿。从中古来源看，金氏“额”声母字与“自鸣之字”都基本源于影、疑、喻三几个字母，所不同的是，“额”声母字的韵母主要是开口呼（占 94%，另有三个合呼字），“自鸣之字”则主要是齐齿呼与合口呼（占 98%）。特别是

在开口呼 o 与合口呼 uo 两韵字中，“额”与零声母严格对立：

中古字母	金氏注音	“列音韵谱”中的例字
{ 疑	uo	机、兀……
	uo	嫫、洩……
{ 影	o	我、娥……
	o	阿、痾……

在今天普通话中，“列音韵谱”中的例字除“痾”之外几乎均为零声母。鉴于金氏音系中“额”与零声母字还存在着语音对立，我们觉得“额”声母仍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辅音音位，音值为[]。不过，需要作如下说明：

(1) 金氏“额”声母字的中古来源为疑、影、喻三几母，故金尼阁在谈“同鸣字父”与中古三十六字母的关系时说：“至同鸣之九曰额，则无之。”(上册第 137 页)意思是“额”与三十六字母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由此反映出近代汉语语音发展的一种现象，即：



(2) 金尼阁的“额”声母也有与零声母交替的现象，如：

《西儒耳目资》中“列音韵谱”即同音字表，它与“音韵经纬全局”不同，后者是声、韵、调配合表，一音一字。

金氏注音	“列音韵谱”中的列字	备注
u	吾梧吴恶.....	收字重出
u	吾梧吴恶.....	
ouei	痿威畏危维洵.....	收字重出
oei	痿威畏危维洵.....	

（3）对金氏“ 额 ”声母的拟音，罗常培先生拟作[]、李新魁先生拟为[]，陆志韦先生拟作[]，我们的构拟结构与陆先生的一致。

1.8 声母系统拟音小结

根据前面对金尼阁的 20 个“同鸣字父”的详细讨论，这里列出《西儒耳目资》声母系统一览表：

金氏字父	本文拟音	金氏字父	本文拟音
p 百	p	‘ c 测	ts
‘ p 魄	ph	s 色	s
m 麦	m	ch 者	t
f 弗	f	‘ ch 搾	t h
v 物	v	x 石	
t 德	t	j 日	
‘ t 忒	th	k 格	k
n 搦	n	‘ k 克	kh
l 勒	l	h 黑	x
则	ts	额	

以上 20 个“同鸣”的辅音声母，再加上 1 个“自鸣”的零声母 -，便构成了《西儒耳目资》完整的声母系统。

二 《西儒耳目资》的韵母系统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中称韵母为“自鸣字母”，他说：“开口之际，自能琅琅成声，而不藉他音之助，曰自鸣。”（上册第 120 页）书中共列出 50 个“自鸣字母”（下面各韵母的编号为金氏所有，为了后面讨论方便，故一并写上）：

- (1)
(2) e
(3) i
(4) o
(5) u
(6) i
- (7) o
(8) m
(9) n
(10) en
(11)em
(12)en
- (13)i
(14)ie
(15)io
(16)iu
(17)im
(18)in
- (19)o
(20)oe
(21)u
(22)ue
(23)ui
(24)uo
- (25)ul
(26)um
(27)un
(28)e o
(29)e m
(30)i i
- (31)i o
(32)i m
(33)ieui
(34)ien
(35)iue
(36)ium
- (37)iun
(38)o i
(39)oei
(40)o m
(41)o n
(42)oen
- (43)u i
(44)uei
(45)uam
(46)u n
(47)uem
(48)uen
- (49)uon
(50)iuen

下面，我们对金氏的韵母系统进行探讨。

2.1 甚、次、中

金尼阁的（2）e、（4）o、（14）ie、（16）iu、（24）uo 几个韵母内各再细分为“甚”、“次”两类，（5）u 和（15）io 则再细分为“甚”、“次”、“中”三类。为了弄清金氏术语“甚、次、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列出下表进行比较：

中古音	金氏字母	普通话韵母	今重庆话韵母	例 字
入声韵（薛陌等）	e 甚	i /		宅白哲热

金氏“甚、次、中”各韵母的區別符号用“·”来表示，具体位置是：甚，无标记；次，在音符上方加“·”；中，在音符下方加“·”。

入声韵(质昔),章母	e 次			实日质赤
入声韵(铎药等)	o 甚	uo、o	o	昨缚剥
入声韵(没屋物)	o 次	u	u	族谷木蓄
入声韵(屑贴月等)	ie 甚	i	i	切铁列
入声韵(缉质迄等)	ie 次	i	i	疾七吉的
模虞鱼韵	u 甚	u	u	楚都锄
支脂之韵,精母	ù 次			词私疵
虞鱼韵,章母	u 中	u	u	枢诸处
入声韵(药觉)	io 甚	y、i u	io	爵鹊学药
入声韵(屋烛)	iò 次	y	iu	菊曲欲畜
虞鱼韵(职术)	iu 中	y	iu	律屈
入声韵(末铎没)	uo 甚	uo	o、u	阔活郭
入声韵(屋德)	uo 次	u、uo	u、u	屋国

(表十八)

所谓“甚、次、中”，金氏解释道：

“甚”者，自鸣字之完声也。“次”者，自鸣字之半声也。减“甚”之完则成“次”之半。如“药”“甚”，“欲”“次”，本同一音，而有“甚”、“次”之殊。……“中”者，甚于“次”，次于“甚”之谓也。假如“数”，“甚”也；“事”，“次”也。其中有音不甚不次，如“胥”、“诸”、“书”是也。盖“数”su，午u在末，粗也。“事”su，午u在末，细也。“书”xu，午u在末者比于“甚”略细，比于“次”略粗，故“中”耳。(上册第153页)

开唇而出者为“甚”，略闭唇而出者为“次”，是“甚”

“次”者，开闭之别名也。(上册第157页)

虽然金氏的“甚、次、中”无疑是关于区别韵母主要元音的术语，但乍一看仍令人费解，所以历来对它有各种说法。

明代人方以智在《切韵声原》中说：

愚初因邵入，又于波梵摩得发送收三声，后见金尼有甚、次、中三等，故定发送收以为横三，啞嚙上去入为直五，天然妙叶也。(《通雅》卷五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存目二》曰：

大抵所谓甚次即中国之轻重等子。

罗常培先生认为(1939)：

金氏分“甚、次、中”三音，这里他对于不能用罗马字母标注的中国语音想出来的补救办法。……

è、ù、ü三个音各自代表一个舌尖元音，其余ò、iè、iò、uò几个韵的次音符号.()似乎具有语音学的短音符号或下降符号两种作用。

李新魁先生则指出(1982)：

金氏之分“甚、次、中”，实是套用法语的习惯而分的。盖法语中[]、[e]、[]、[o]四个元音，每一个元音都可以分成前部、中部和后部或合、中、开三音……这“合”、“中”、“开”就相当于金氏所说的“次”、“中”、“甚”。

对以上各家之言我们暂且不论，这里，我们将金尼阁与利玛窦

两人的汉语罗马字注音进行对照，情况是：

利氏韵母	金氏“自鸣字母”	例字(利、金氏所共列有的)
{ o	o 甚	多遯我作所
	ò 次	不木忽速六
{ u	u 甚	无夫吾土古
	ù 次	此思自子刺
{ ie	ie 甚	且也邪
	ie 次	一乙昔
{ io	io 甚	确学
	iò 次	欲

显然，金氏分“甚、次、中”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利氏的韵母分类，而他们的这种区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汉语读音本身。

从前面我们所列出的金氏“甚、次、中”各韵母与中古音、现代音的比较表看，这些韵母总是与入声韵及舌尖元音有关。舌尖元音[ɿ]、[ʅ]在利、金氏的母语中没有，而入声韵一般较短促，主要元音的音值难于准确把握，对此，作为西儒的利氏、金氏不得不在注音时采用一些办法或附加符号“·”或分“甚、次、中”来加以描述区别。正如罗常培先生所说，这是金尼阁“对于不能用罗马字母标注的中国语音想出来的补救办法”。尽管金氏的“甚、次、中”容易引起歧义，但这种做法客观反映出的韵母差异，对于我们准确认识明末官话的韵母系统是很有价值的。

现在，我们对各组“甚、次、中”韵母分别加以讨论。

2.1.1 e 甚、e 次

先看下表：

中古韵	金氏字母	各家拟音			本文拟音	例 字
		罗	陆	李		
入声薛陌麦德	e 甚	/				宅白哲热
入声质昔	e 次			/e		实日质赤

(表十九)

“e 甚”韵字今普通话的韵母为[ɿ]和[ʅ]，但在西南官话中仍统一读为[ɿ]，比如重庆、成都话“宅[tsɿ]、白[pɿ]、热[zɿ]、哲[tsʰɿ]”等；同时参照“e 甚”相对应的中古入声韵“薛、麦、陌、德”的主要元音为[ɿ]、[ʅ]等，这样，考虑其历史来源及现代方言材料，我们拟“e 甚”的音值为[ɿ]。

“e 次”韵的字全为中古章组、日母字，在前面我们已讨论了金氏音系中来自古章、日系的声母为卷舌音声母（参见本文 1.1.1），再看金氏音系内部的声韵调组合关系：

金氏字父(声母)	金氏字母(韵母)	声调
ch[tɿ]、‘ch[tʰɿ]	i	清浊上去(阴阳上去)
x[ɿ]、j[ɿ]	e 次	入

在与卷舌声母相拼合的关系上，“i”与“e 次”是互补的，它们当为同一音位。由于入声字读音短促，而形成了这种同音位韵母的条件变体。前面我们已明确了金氏音系中卷舌声母字“知、纸(章母)”类的韵母“i”音值为[ɿ]（参见本文 1.1.1），那么，与之互补的同音位的“e 次”音值亦应是[ɿ]。

2.1.2 o 甚、o 次

看下表：

本文中古韵母的拟音，主要采用导师林序达先生《反切概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中 5.3 节“《切韵》音系韵母表”的拟音。后同。

中古韵	金氏字母	各家拟音			本文拟音	例 字
		罗	陆	李		
入声铎药党	o 甚			o		咋缚剥
入声没屋物	ò 次	o	o		o	族谷木

（表二十）

我们拟“o 甚”的音值为[]，理由是：与之对应的中古韵类的主要元音是[]、[]等，金氏此韵的汉字代表是“阿”，这个字今音开口大，一般为[]，所以，尽管今普通话将“o 甚”韵的字大多读为[o]或[uo]韵，但我们推测，在三百多年前，其韵母主要元音的开口可能更大些。

金氏“ò 次”韵字今普通话基本读作[u]韵，但就金氏韵母的内部系统分析，金氏另一韵“u 甚”的音值应确定为[u]，“ò 次”与“u 甚”是两个对应的音位，所以，“ò 次”的音值不大可能如同今普通话为[u]。从现代方言看，保持入声调的一些方言，如四川江津、泸州等地，一般将金氏的“ò 次”韵读为[o]，如果拟“ò 次”的音值为[o]，既有方言依据，也与普通话的[u]音十分接近。另外，按金氏的解释，“甚”的开口比“次”的大，那么，我们拟“o 甚”的音值为[]，“ò 次”拟作比[]开口稍小的[o]便理所当然了。

2.1.3 u 甚、ù次、u 中

先列下表：

中古韵	金氏字母	各家拟音			本文拟音	例 字
		罗	陆	李		
鱼虞模	u 甚	u	u	u	u	楚都锄
支脂之(精组)	ù次		i	/		词私疵
鱼虞(章组)	u 中			u		枢渚处猪书

（表二十一）

从现代普通话和方言的对应材料以及上溯至中古来源的韵母音值分析，金氏“u 甚”无疑当拟为[u]音，此不用赘述。

至于“ù次”，李新魁先生根据山西方言，认为其音值可能为[]（李 1982）。我们因而收集了分别代表晋北、晋中、晋南、晋东四片小区的山西十二个方言点的材料，其中只有晋南的万荣方言、晋中的祁县方言中有[]韵，它们具体为：

例 字	备 注
万荣[] 黑疙核(白读)	中古入声德、麦韵，金尼阁归“e 甚”韵
祁县[] 波蛇罗	中古麻、歌、戈韵，金尼阁归“o 甚”韵

可见，山西方言中读[]韵的字与金氏“ù次”韵字对不上号，所以，依山西方音而拟“ù次”的音值为[]是不太妥当的。鉴于此，我们从金氏音系的内部结构入手，分析了与“ù次”相关的声韵关系，结果如下：

金氏字父	金氏字母	例 字	备 注
[ts] ‘ [tsh] s[s]	i ù次	跻妻济涉洗齐西	属《中原音韵》“齐微”[i]韵，今普通话读 t i、 t hi、 i
		疵词紫恣思	属《中原音韵》“支思”[]韵，今普通话读 ts 、 tsh 、 s

（表二十二）

这些材料是：温端政《忻州方言志》、《怀仁方言志》，侯精一《长治方言志》，马文忠等《大同方言志》，杨述祖《祁县方言志》、《太谷方言志》，胡双宝《文水方言志》，沈慧云《晋城方言志》，吴建生《万荣方言志》。金梦茵《陵川方言志》，乔全生《洪洞方言志》。以上材料均由 1983 年至 1986 年间由语文出版社和《语文研究》（增刊）出版刊行。另外，还参考了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1948)和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1960)中的太原方言材料。后同。

显然，金氏音系中，与 [ts]、‘ [tsh]、s[s]相拼的“ i ”音值为[i]，而“ u次 ”的音值应当拟作[]。另据《康熙字典》前面所列的韵图《等韵切音指南》，其中将“ 思、词 ”等属金氏“ u次 ”韵的字全列于一等开口，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明末清初“ 思、词 ”等字的韵母非[i]，而很大可能是[]。

关于“ u 中 ”，我们将它作了以下的比较：

中古《切韵》音系	《中原音韵》音系	金氏字母	例 字
庄、端组字	鱼模—[u]	u 甚	楚锄都
章组字	鱼模二[iu]	u 中	枢诸处猪书

（表二十三）

就中古声类及《中原音韵》的韵类对应来看，金氏分“ u 甚 ”、“ u 中 ”有实际语音根据。参照金氏的原则，“ u 中 ”比“ u 甚[u] ”开口小些，又比“ u 次[] ”开口大些，同时考虑到“ u 中 ”韵字全是来自中公章组的卷舌声母字，所以，我们将其音值拟作[]。现代陕西、湖北等地的一些官话方言仍有这种读法，例如：

例字	陕西咸阳	湖北麻城
猪	t ¹	t ¹
书	1	1

这样，此组三个韵母的拟音结果便为“ u 甚 ”[u]，“ u 次 ”[]，“ u 中 ”[]。

2.1.4 ie 甚，ie 次

看下表：

据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第 35 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 年。

中古韵	金氏字母	各家拟音			本文拟音	例 字
		罗	陆	李		
入声屑薛贴屋月	ie 甚	i	i	i	i	切列铁
入声缉质陌至昔锡乞	ie 次	i	i	i	i	一七吉的

（表二十四）

“ ie 甚 ”韵的字全属《中原音韵》“ 车遮一 ”[i]韵字（其中包括中古阴声韵和入声韵字），今普通话读音基本也读作[i]，所以，各家一致拟音为[i]。

“ ie 次 ”拟作[i]的理由主要是：此韵字的中古来源为入声字，这些入声韵的中古拟音为[i k]、[i p]、[iet]等，而今天仍保留入声调的广大地区，如山西文水、太谷、大同及吴方言的苏州、江阴等地的方言，这一韵类的字一般读作[i]或[i]，所以拟音为[i]。

2.1.5 io 甚、io 次

看下表：

中古韵	金氏字母	各家拟音			本文拟音	例 字
		罗	陆	李		
入声药觉	io 甚	i	i		i	学鹤脚药
入声屋烛	io 次	i	io		io	菊曲欲畜

（表二十五）

金尼阁指出：“ 甚、次、中者，一字元母（按：即单元音韵母）之德也。若二字、三字母（按：即复元音韵母）之有甚、次、中，则不在全母之上，单在其末。”（上册第 154 页）这段话说明，金氏韵母系统中，复合元音的“ 甚、次、中 ”区别在末尾元音上。据此，

吴方言据赵元任先生《现代吴语的研究》，第 60 页，科学出版社，1956 年。